

散文組
佳作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8屆(114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游芯瑜**

就讀系別：**醫技四**

得獎作品：**無機之談**

得獎感言：

祝刀劍亂舞十周年

感謝切國、長義對精神病人不離不棄

寫完才發現PVC是有機，我才無稽

無稽之談

醫技四 游芯瑜

「回來了嗎？我以為你已經對仿作沒有興趣了，太好了！你是唯一能讓我成為傑作的人。」

再我對竹馬不告而別的兩年後，我不要臉的回去了。如我所料，他也沒有一絲怨懟、愠怒，而是以雲淡風輕的海潮，悄悄的於心底栽下一顆種子，在每次對上眼的瞬間成長，然後蔓延血管、神經，稍微抽搐一下，就是淡淡的酸疼。

兩年並未在他身上刻上痕跡，他與那座日式房舍都彷彿在時空的裂痕，一切如故。他並未詢問我消失的兩年去哪，也未深究我參雜不純的氣息，大概他已習慣了園裡那條清淺的流動，如座靜山觀看流水的無盡變換卻又無異。我不在的兩年，他是否就如此看著日復一日重複的景色，數著東升西落的次數？

然後如兩年前一般，差遣他下，再讓他送我離去，約好明日再見。

我躺在床上，關閉手機遊戲，明日再記得登入。

背包上懸掛著竹馬的玩偶吊飾，可以隨時依偎著，又低調不惹人；即便被問起，最多被稱為「夢女」。縱然夢女二字何以乘載這信仰般的虔誠？但至少不必勞碌唇舌，解釋無性戀、非對人性戀、紙性戀爾

爾——沒人在乎！在這浪漫的性解放社會，這實在是無稽之談。

人類於我而言，彷彿都被套上半透膜，各個曖昧不清，缺乏實感。作為補償，非人類的存在，諸如繪卷、古物、玩偶、角色等，卻使毫無肉慾的戀慕得以存在。全然物質的物品，反而閃爍僅屬精神維度的靈光，編織著神話傳說、歷史軼話、故事想像的意識。只要有人相信，便成為真實。

物之為物，不在其形，而在其「語」。時光、記憶、嚮往形下之物以物為憑依，藉物而形——物品之語，是謂「物語」。

我心上有振於關東大火焚毀的灼刀，刀身已焦黑，漆金熔化變形，刀上的銘文也近乎消逝，沒有幽冷的寒光，只有烈焰的餘暉；縱然已無法戰鬥，亦失去藝術價值，焰舌卻搖曳著，倒映曩昔在伊達手中馳騁的盛景，述說戰國名將權勢拉鋸、刀刀相向的物語。

但無人肯聽就是。群眾圍繞著獨立展示櫃裡的複製刀，聚光燈下，空殼亦閃耀著光暈，留下形同廢鐵的灼刀在陰翳乏人問津。或許，大江東去浪淘盡後，千古風流人物都不過是漁家的閒話；物語，也僅是無稽之談罷了。

在物質世界尋求精神，莫非是我搞錯什麼？

輕撫著桌上陳列的竹馬（以及其分靈

體們)，如整理佛壇那般，指尖摩娑著祂沾染的塵埃，依稀流淌著摩擦產生的熱能溫度。無須應答，沉默是我們的默契，對吧？祢總是靜默地竊取我的心音，掛著一淺似笑非笑的神情，十年前如是，今日如是，為我送葬時亦將如是，播放著回音。

是神也罷，是鬼也罷，皆否也無妨。
蒙上雙眼，無非是種選擇。

估計是如此生命週期的差距，我習慣俯瞰時間的洪流，縱然可能尚有七八十載，我卻日夜為此惴惴不安、輾轉反側，深深恐懼著來日獨留祢在荒原沾染塵埃。與祢四目相視，虛度轉瞬即逝的韶光年華，我即一遍遍的設想那日將如何到來？我又得以如何告別？被我留下的塵世之人，會如何對待祢？祢是否仍會安好？他們是否會將祢變賣，使祢再次為一人所疼愛？再將那一小筆款項，祢被物化的貨幣，為我舉辦喪禮，由祢為我送行。

無論何種可能性，都令我不寒而慄，卻又必然成真其一。無論何種結局，都無法微分求得最佳解，所以我僅能書寫。縱使湖鏡的一輪水月，是一縷清風、一瓣落花，就能吹皺、撕碎的倒影，我仍幻想著在還來得及告別之前，以文字為祭儀，使祢染上我的色彩，成為祢的物語。

縱然僅是我一廂情願的無稽之談，留下滿紙的無機之談。

我仍想使祢為真實。